

# 昆曲 今生看到的前世

郭晨子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郭晨子 / 著

# 昆曲 今生看到的前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曲:今生看到的前世 / 郭晨子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8

ISBN 7-80148-726-5

I.昆... II.郭... III.昆曲

IV.J8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734 号

---

**昆曲:今生看到的前世**

郭晨子 / 著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朱也林涛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 字数:147千

版次:2006年8月第一版 200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2.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作者简介 ·

郭晨子，女，文学硕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讲师。

创作有小剧场话剧《别问我是谁》、《爱情瘦身》、《还魂记》等；电视剧《冬天的小树》、《走过花季》、《白领公寓》、《霹雳彩虹》等。任昆曲“七夕版”《长生殿》缩编。

# 目录

壹



## 【楔子】

2 昆曲，今生看到的前世

## 【上本】

- 4 世故与天真
- 7 昆腔
- 9 曲牌
- 12 全本戏
- 16 折子戏
- 20 清唱与剧唱
- 23 女戏
- 26 船戏
- 28 灯彩戏
- 30 节令戏
- 32 娱神戏
- 34 串戏
- 36 行当
- 40 做功
- 43 戏箱
- 46 家班
- 50 曲会

# 目录

●



## 【中本】

- 54 《水斗》
- 57 《断桥》
- 60 《偷鸡》
- 63 《思凡》
- 66 《下山》
- 69 《羊肚》
- 72 《说亲》
- 75 《说亲》（又一）
- 77 《古城会》
- 80 《楼会》
- 83 《打瓜园》
- 86 《墙头马上》
- 89 《狗洞》
- 92 《戏叔》
- 95 《贩马记》
- 98 《绣襦记》
- 101 《惊丑》
- 104 《风筝误》
- 107 《太白醉酒》
- 110 《湖楼》



# 目录

叁

- 113 《受吐》  
117 《听月》  
120 《琴挑》  
124 《琴挑》(又一)  
127 《琴挑》(又二)  
130 《秋江》  
132 《寄扇》  
135 《桃花扇》  
138 《桃花扇》(又一)  
143 《桃花扇》(又二)  
146 《禊游》  
149 《絮阁》  
152 《小宴》  
155 《埋玉》之后  
157 《看袜》  
160 《神诉》·《仙忆》  
164 《惊梦》之前  
170 《惊梦》  
173 《拾画叫画》  
176 《幽媾》·《冥誓》  
179 《魂游》



## 【下本】

- 184 俞振飞  
187 俞振飞(又一)  
190 仙霓社  
192 张允和  
196 昆曲与电视  
199 昆曲进大学  
202 花神  
206 看戏杂感  
209 看戏杂感(又一)  
212 看戏杂感(又二)  
  
215 后记

【楔子】



## 昆曲，今生看到的前世

再明亮的舞台，演起昆曲来，都美好得陈旧。

——旧人、旧事、旧的心绪，旧情未了。

妩媚和烦恼都是许久以前的，尘封起来没有走样。

几个朝代几个百年前的一颦一笑，而今，也还是懂得。

懂得，却无法安慰了——

隔得太远，隔了万千的光阴。

横亘着岁月的河，昆曲是对岸的风景。

河水汤汤，没有摆渡的舟。

只有停留在此岸看着。

迷失、怅惘、困惑……

一段段前尘往事，明明素未谋面却偏偏似曾相识，梦里熟悉得真切，醒来，皆不认得。

昆曲，是今生看到的前世。

【上本】



# 世故与天真

谁人不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谁人不想走进谢灵运的山水诗中体验？陶渊明不好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是归隐了，饿死了儿子；谢灵运笔下的风景要身临其境也不容易，走到那些山川很是要费几分脚力。不能如陶渊明般潦倒，也做不到谢灵运般诚恳，后世的人想起了造园子。

园子中叠“山”，“瘦、透、露、皱”的太湖石不仅具有肌理效果，还能够遮蔽或提示周围的景致；不仅自身像微缩的山，还能够造成山景，把个方寸之地营造出层峦叠嶂的效果，仿真诗里的画面，提炼画中的诗意。

水呢？水本无形，“吹皱一池春水”，端的看池是什么形状，池与亭台楼阁如何呼应。园子里的水是静的，水里的鱼、水边的草、水面映出的日月云彩是动的，虽静，水却是活的。

扬州或是苏州，出门有闹市，一派鲜活的市井喧哗，有声有色，但回家就是田园诗的味道山水诗的境界了，转化得多么方便。要什么归隐，难道还真的去种田？要什么游览，不想真的去流汗。早先的诗人从山水中体会到意境，造园的上大夫把意境还原到可供差遣的石头和水身上，所谓叠山理水“虽由人做，宛自天开”。用上的人工追求一分自然，是一种世故。



把太湖石当山川，把一池水当江河，以为用足了人工便追求得到自然，不又是一种天真吗？好比小孩子骑在竹竿上喊着“驾驾”，把竹竿当了马。

世故和天真，纠缠于文人的生命，烙印在昆曲身上。

——昆曲用诗写成，无论屈原香草美人的自拟还是苏轼“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担心，诗意，贵天真。昆曲采取曲牌体，字数、句数、平仄韵脚都有规矩，格律世故，以世故的格律表达天真的诗意。

——昆曲“无歌不舞”，每一句唱都有相应的身段和程式。身段舞蹈化，但绝不是纯粹的舞蹈；程式动作来自生活，但又绝不是生活中的动作。生活世故，舞蹈天真，世故是大地，天真是大地开出的花。

——昆曲戏台空空荡荡，一桌二椅而已，犯不着大动干戈，反正，台上的都是假的，布景画得再像也不是真的。《出塞》一折，王昭

君一个弱女子背负着王朝的大使命前往塞北，多少悲戚和无奈，走到边界，不待她回望故国，坐骑已是一步都不肯再朝前迈了。如若台上有边塞布景，少不得连马也要上场了，索性全都不要。摒弃了对真实环境的再现，何等世故；把交代环境的任务交给演员，以演员的唱念做打制造出一个想象的空间，又是何等的天真。

再者，昆曲的本质是音乐的，音乐决定了它的时间性和抒情性。一套套的曲牌，终归唱的是心情。以音乐为本体，昆曲天真；既然以音乐为本体，大胆省略，昆曲世故。

——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昆曲一一归入行当，任你再出挑再特别，也总还归属于某一个类别，这是阅尽世事的世故，同时，这不也正是悲天悯人的天真？给你一个归属，不再孤独。

古典戏剧多以面具区分“行当”，比如日本的能剧就有能面，大致分翁面、尉面（即老人面）、鬼神面、女面、男面、灵面，产生了世袭的能面工匠。把面具直接画在脸上成为脸谱，这，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了。面具多麻烦，脸谱、世故而天真。

——昆曲的情节缓慢、甚至拖沓，天下事大同小异，疏于叙事是昆曲的世故；昆曲放大了情感，情感才值得反复琢磨，传奇事不如传奇情，把事情改造成情事，是昆曲的天真。

——苏州昆曲博物馆的戏台上悬挂对联，“看我非我我看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像谁”，人生如戏，可谓世故的感叹，戏如人生，何尝不是天真的愿景。

## 昆腔

广告腔、政论腔、明星腔、综艺腔、电视剧腔……无聊地揪着电视机的遥控器，忽然，听到笛声，听到“水磨调”，听到昆腔。

是一档人物专题片，报道昆曲女演员，节目的开始，免不了女演员唱《牡丹亭》中的《惊梦》。

“袅情丝吹来闲庭院”，听到“袅情丝”三个字，已经神游了。

汤显祖的[步步娇]，过于难唱，过于难懂。“袅情丝”究竟该如何解释，拜读过祝肇年先生的文章，读了，忘了，也不脸红，不求甚解却又自以为是明白其中的意思的。

这一声“袅情丝”真是“腐朽”啊，是百无聊赖中的浑身酥软，好像江南春雨，没有下雨的时候也雾蒙蒙地仿佛还飘着雨丝。这声音遥远，纤细，和现在的社会格格不入；这声音又延绵不绝，直唱得昆曲也丝线似的，细密而纠缠，扯也扯不断。

气无烟火，气若游丝，由魏良辅加工雕琢的昆山腔在明嘉靖末年开始流行，当时就有了“水磨腔”的名号。水磨，原指加工糯米粉的工艺，浸渍后的糯米再用石磨来磨，温润的白色米浆慢慢倒下来，磨盘转动，已经膨胀酥软的糯米彻底没有了形状。最后出来的糯米粉，细到不能再细，滑到不能再滑，和面粉不同，捏起来似有响声，而用它做成的糕团点心，能把牙齿粘掉。

“水磨”的另一种来历和漆器有关。工匠们做漆器的最后一道工序就叫“水磨”，被称之为木贼草的一种粗糙的干草异常耐磨，用水泡了它，然后，一遍遍地磨蚀器物表面，充分打磨后的器物变得光滑，这时再上油漆，才能做出上等的漆器。

糯米粉也好，漆器也罢，无休止地追求精细。人声，也能“水磨”。

为水磨腔伴奏的乐器有笛、箫、笙、琵琶、鼓，后来加入了三弦、箏和阮。笛、鼓和三弦是昆曲演出的必备，缺一不可。

最爱是昆笛。昆笛有雌雄之说，雌笛用于生旦，雄笛的声音略粗，比雌笛低半个音，用于老生和花脸。

时而流利时而呜咽的笛声，代表了昆曲的气质。竹子钻了孔做成的乐器依赖于它的空心，空心才能成全空气的流动发出声响。古人推崇“空”，空胜于满，正如“无”胜过“有”，“虚”胜过“实”。胡琴和铙钹靠摩擦和敲打，笛子的吹奏则靠气息。“气息”，无可捉摸也无法固定，这看不到的“气息”转化成了听得见的声音，好比昆曲擅长呈现深藏不露、不可捉摸、幽微难测的女人心。

要是剧种也有性别，京剧是大丈夫，是烈日下的行军歌；昆曲则是女娇娥，是月光下的小夜曲。

水磨腔伴着笛声，阴柔的美弥散。传奇作家对阴柔美特别地敏感和偏爱，昆曲中，有多少出戏是月光下的心绪难平，如《玉簪记》中的《琴挑》；是细雨中的往事不堪回首，如《长生殿》中的《闻铃》；是男人夜半的仓皇出走，如《夜奔》；是女人陷入的无尽凄惶，如《琵琶记》中的《描容》……月、雨、夜，属阴；女人，属阴；还有，《牡丹亭》里杜丽娘的梦，梦，是阴性的，一梦而亡的杜丽娘化成了魂，魂，是阴性的——昆曲，是阴性的。

常常，一周的晴朗过后，周末去看昆曲的下午就飘起雨来了。是水磨腔和笛声唤来了雨吗？雨天，酝酿昆曲心情。

## 曲牌

[山桃犯]，好在一个“犯”字，山桃的红“犯”了青山，比春意“闹”的“闹”字还要生动。山桃的红法，泼辣、民间、野性，好能好到蜜里调油，惹恼了搅个地覆天翻，是山桃一样的女子的爱。

[玉山颓]，好在“玉山”和“颓”的组合，倘真是玉山，有着怎样的质地、切面和体积，玉山“颓”然，怕也触目惊心，好像一名君子霎时间给剥夺了一切，不由地魂飞魄散。

[醉扶归]就是三个字都好了。醉的是谁、因何而醉，扶的又是谁、扶的和醉的是否有故事，是否就要发生故事，还有“归”，归到哪里呢？何处是“归”？踉跄的脚步经过了怎样的路途？朦胧的醉眼看到了怎样的图景？三个字就是一幅好画。

[霜天晓角]也好，一下子就冰凉了，冰凉生出苍茫。像拂晓早起赶路，周遭一切都还没有醒，静谧中，对往日熟悉的场景生出惶惑，梦境一般地游离。及天大亮，雾气散尽，旭日初升，心定了，起先的那一番悲怆开始变得不真实。

还有[桂花锁南枝]，甜香还在其次，小小的一簇簇的金桂银桂去“锁”了枝条，何等的缠绵啊。

每每看昆曲，领会优雅细腻的曲词之前，这些牌名，已经足够我浮想联翩了。好像每一个牌名都包含一个场景、一种心情或是一段过